

季羨林



口述史

假话全不说
真话不全说

季羨林 口述
蔡德贵 整理

红旗出版社

季羨林



口述史

假话全不说
真话不全说

季羨林 口述
蔡德贵 整理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假话全不说，真话不全说：季羨林口述史 / 季羨林口述；蔡德贵整理。

— 北京：红旗出版社，2015.12

ISBN 978-7-5051-3587-1

I . ①假… II . ①季… ②蔡… III . ①季羨林 (1911 ~ 2009) — 自传

IV . ① K825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253347 号

书 名	假话全不说，真话不全说：季羨林口述史		
口 述	季羨林	整 理	蔡德贵
出 品 人	高海浩	责任编辑	赵智熙 周艳玲
总 监 制	徐永新	封面设计	郑金将
出版发行	红旗出版社	地 址	北京市沙滩北街 2 号
邮政编码	100727	编 辑 部	010-64071348
E-mail	hongqi1608@126.com		
发 行 部	010-64024637		
印 刷	北京慧美印刷有限公司		
开 本	787 毫米 × 1092 毫米 1/16		
字 数	621 千字	印 张	37
版 次	2016 年 2 月北京第 1 版 2016 年 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		
ISBN 978-7-5051-3587-1	定价 98.00 元		

欢迎品牌畅销图书项目合作 联系电话：010-84026619

凡购本书，如有缺页、倒页、脱页，本社发行部负责调换

目 录

第一次口述 / 001	第二十次口述 / 120
第二次口述 / 007	第二十一口述 / 128
第三次口述 / 012	第二十二次口述 / 138
第四次口述 / 017	第二十三次口述 / 139
第五次口述 / 021	第二十四次口述 / 147
第六次口述 / 032	第二十五次口述 / 153
第七次口述 / 040	第二十六次口述 / 161
第八次口述 / 049	第二十七次口述 / 169
第九次口述 / 055	第二十八次口述 / 174
第十次口述 / 066	第二十九次口述 / 178
第十一次口述 / 077	第三十次口述 / 188
第十二次口述 / 078	第三十一口述 / 194
第十三次口述 / 084	第三十二次口述 / 202
第十四次口述 / 090	第三十三次口述 / 207
第十五次口述 / 094	第三十四次口述 / 208
第十六次口述 / 101	第三十五次口述 / 209
第十七次口述 / 107	第三十六次口述 / 216
第十八次口述 / 112	第三十七次口述 / 223
第十九次口述 / 119	第三十八次口述 / 223

第三十九次口述 / 230

第四十次口述 / 234

第四十一次口述 / 241

第四十二次口述 / 249

第四十三次口述 / 257

第四十四次口述 / 264

第四十五次口述 / 270

第四十六次口述 / 280

第四十七次口述 / 287

第四十八次口述 / 298

第四十九次口述 / 309

第五十次口述 / 319

第五十一次口述 / 331

第五十二次口述 / 344

第五十三次口述 / 355

第五十四次口述 / 369

第五十五次口述 / 377

第五十六次口述 / 386

第五十七次口述 / 387

第五十八次口述 / 396

第五十九次口述 / 401

第六十次口述 / 407

第六十一次口述 / 412

第六十二次口述 / 417

第六十三次口述 / 425

第六十四次口述 / 429

第六十五次口述 / 434

第六十六次口述 / 440

第六十七次口述 / 449

第六十八次口述 / 454

第六十九次口述 / 459

第七十次口述 / 469

第七十一次口述 / 475

第七十二次口述 / 481

第七十三次口述 / 482

第七十四次口述 / 489

注释: / 496

第一次口述

2008年10月13日上午7:00~8:30

季羨林：今天我为什么千里迢迢把你从山东叫来，要你做我的口述历史，是因为你以前写过我的传记，对我比较熟悉。我们的国家在发生很大的变化。要跟上时代，不然的话，稍微一疏忽，就会被社会所抛弃。学术界我还有大量工作要做，但要做哪些工作，我自己也不清楚，什么时候清楚，也不知道。但有一天非弄清楚不可。我觉得，知识分子是大事不糊涂，小事不一定不糊涂。做口述历史，我的原则是假话全不说，真话不全说。这个原则，我多次强调过。有些事情现在还不能说，什么时候说，不敢说。

叫你来，是口述我的历史。口述历史，现在，在学术界也是很时髦的，而我则是因为眼睛视力减弱，看不见，无法写东西。本来想写两篇文章，一篇谈“侠”，一篇谈“士”，但也都是因为眼睛的原因，而无法下笔。我也想写一本《中外恩师谱》，也无法如愿。

过去我写过的自传，好多事情没有写，有些事情，绝大多数对我有兴趣的人还不知道。现在有必要更多地透露出一些，但我现在也不一定全说。

口述历史有什么意义？现在学术界比较流行，有的口述历史已经出版。对我自己来说，也很有意义。我已经年近百岁，应该对自己的一生做一个小结。

为什么想到你呢？因为我们相交甚久，互相了解比较多。你做这个工作最恰当。

至于如何进行，如果口不停地说，一天可能就够了。但是那样太累。现在决定一天说两个小时，大概八九次就够了。别的工作也可以做。

就是这么一个目的。

我对你讲的，不是对每个人都能够讲的。但也没有什么秘密，每个人都可以来听。别人来听，也可以。

你听我口述，你是对我了解最多的人。别人不知道的事情，你知道。所以请

你来做这个工作。

口述比较凌乱，我口述出来，由你来整理。

从我的上一代，上上一代说起。

我出生的那一年，是猪年，辛亥年，西历的1911年，旧历闰六月初八日。我出生于山东省清平县（今划归临清市）康庄镇大官庄村。后来因为在去德国的护照上，按照西方的习惯，日在前，月在后，写作8，6，1911，可能不知道谁看到后，误认为是1911年8月6日。于是我也糊里糊涂地，在1986年，在江西庐山，公开以8月6日为生日了。

我出身于贫农，但是实际上，这里边大有文章。

我的故乡，那个地方在清朝末年，是非常贫困的。山东省当时是贫困省，而清平县属于鲁西北，是穷中之穷。那里的人在山东熬不下去了，就闯关东。

我的父辈，根据季氏的习惯实行大排行，有11个弟兄。老大、老二是举人的儿子。当时举人在我们那里，方圆几十里没有，所以官庄就成为远近闻名的出了个大官的村庄。举人到其他地方的一个县里当教谕了，大概相当于现在的县教育局局长。

季姓，在全国是人口比较少的一个姓，我们这一支据说是从山西洪洞县大槐树下移民到清平县的。

举人的两个儿子，生活比较优裕。二儿子善于经营，很富裕。我小时候，他家雇着长工，养着两头大牛。官庄分为前街、后街。我们家在前街。他家在前街是第二大富户。第一大富户姓张，住张家楼。宅院四周有铁丝网围着。

父辈的行三、四、五、六，我从来没有见过面。统统下关东了，后来客死在那里。

我的父亲行七，叔父行九。还有一个行十一，是最小的叔父。行十一，不知道为什么我叫他一叔。出生以后，家里养不起，送到离官庄5里地的王里长屯，就是我外祖母的那个村子。当地简化成王长屯，改姓刁，而名字我始终不知道。我和一叔一生有来往，叔侄关系非常好，非常融洽。有时候我夜里睡不着，思考自己一生的憾事，觉得对一叔没有尽孝心，是憾事之一。

所谓王里长屯（当地叫五里长屯），是以官庄为中心来确定的，而为什么这样，原因并不清楚。可能就是因为官庄出了个举人，而周围村庄都没有。

我小时候，我们那里有老缺^[1]。到我们村的老缺有五六个人，五六杆枪。我

见过他们在村子里绑票，用绳子拴着一大串人，让主人家拿钱去赎。有钱人家往往会追上老缺，把 500 大洋交上，就从绳子上解救下一个。我们家当时很穷，绑票绑不到我们家。但为什么我们家那么穷，成为贫农，有个故事：

举人家虽然富裕，但是他们家从来没有帮助我们家。按道理讲，他们应该帮我们，也有能力帮我们，但是他们没有帮。父亲和叔父小时候没有东西吃，就到村头的枣树林子里，捡掉在地上的烂枣对付。兄弟两个商量，在官庄早晚得饿死。于是，下决心进济南闯荡。但是父亲文化不高，认得几个字，到济南怎么生活？

父亲和叔父到济南以后的生活，前半段两个老人不愿意对外人讲，从来也不对我说。可能相当艰难，没有什么闪光点。我大概知道的是他们拉过洋车。

兄弟俩在济南不好混，如果待下去，可能两个人都要死掉。他们商量，叔父去东北闯荡，父亲留在济南，继续拉洋车。

九叔闯荡到关东以后，发生了一个奇迹。那里正在发行湖北水灾的赈灾奖券，九叔用腰包里仅有的一块银圆买下，结果中了头奖，得了 3000 块大洋。

说到大洋，这里还要提一下，大洋是银圆的民间称呼，以前中国没有银圆。据说中国的银圆最早是来源于墨西哥，每个银圆 7 钱 2 分。在袁世凯的“袁大头”出现以前，使用的就是墨西哥银圆。后来广东也造过银圆，孙中山的头像，但是那个银圆比起袁大头，气魄小多了。银圆那时候叫鹰洋^[2]，我不知道什么原因。我在济南高中教书，每个月的工资是 160 块大洋，大学助教的工资是 80 块大洋。

这 3000 大洋是个了不起的数目，当时没有银圆支付，兑换成制钱^[3]。九叔和父亲商议，要富贵而归故乡，要回家看看。九叔雇了一个小推车队，装上制钱，络绎不绝地往清平官庄推。

父亲也回到官庄。父亲是个朱家、郭解^[4]一类的人物，乐善好施，仗义疏财，他要炫耀财富。农民炫耀财富最好的办法，是盖房子和置买土地。父亲买到 60 亩上好的水浇地，有水井的水浇地。还要盖房子，但是新砖瓦很难一时间买得到，于是父亲悬赏：谁家能够提供盖房子的砖瓦，高价买进。就是旧砖瓦，谁家拆房子卖，也可以以高出新砖瓦的价格买进。一时间，旧砖瓦凑齐。盖房子不是盖楼房，而是盖了三合院的大房子，大门朝南，北、东、西各五间。

父亲一辈子是农民，因为举人的缘故，能够认几个字，也会写信。他本来没有见过什么大世面，但是炫耀却是天生的本事。官庄是个小村，没有集市。农村里一般是 5 天或者 10 天一个集。父亲逢集必赶，到集上，中午时分，他拿出钱

来谕告：今天来赶集的午饭，我请了。他这一掷千金的风格，就这么干。当地的绿林好汉去赶集，他们也在被请客的范围，在绿林好汉那里，季七爷有好名声，属于仗义疏财的人物，和“侠”同类。

在中国词汇里，有两个字，我觉得西方文化里是没有的。就是“侠”和“士”。

“侠”字，西方语言里没有，据说日文里有，是从中国传过去的，“侠”字是中国特有的。^[5]侠一般被认为是好人，仗义疏财。一个侠，一个士，祢衡骂曹^[6]是士。西方所说的知识分子，不能等同于士。

1933年我母亲病故，我从北平回家奔丧。坐火车先到济南，又从济南转汽车，到清平的汽车站，没有直达官庄的汽车了，再走，就得雇脚夫。我下车以后，一看满眼的青纱帐，因为是秋天了，就向驴夫雇了头毛驴。赶毛驴的农民对我说，身上有什么钱或者值钱的东西没有，如果有，把它交给我。当时我很纳闷儿，不知道为什么。驴夫告诉说：这里绿林好汉很多，专门抢有钱人。他就问我从哪里来，我回答是北平。然后他又问你这么个体面人物，是哪个村的孩子？我回答说，是官庄的，父亲是季嗣廉。他一听是季嗣廉的大少爷，接着说：“那就不要把钱交给我了。季七爷是这里大名鼎鼎的人物，绿林好汉和他是很好的朋友。他们不会来抢季七爷大少爷的钱的。”

哪知道，九叔拿到官庄的钱，很快被我父亲挥霍一空。请客没有钱了。父亲便开始卖地，一边卖地，一边赶集请客不误。很快，地卖完了。该拆房子卖了，不多久，北屋和东屋的房子拆完了。砖瓦买的时候贵价买，而卖的时候，却是贱价卖出了。

最后我们家，到我出生的时候，土地就剩下3分地，房子就剩下西屋了。我就住在西屋里。我清楚地记得，小时候大概四五岁，母亲带我到这三分地里去，摘一点还没有成熟的绿豆夹，回家把绿豆粒剥出来，熬粥吃。我可能是具象记忆，对具体画像，很容易记在脑子里。

对门住的，是宁家大婶子和大姑，他们家也穷得够呛。他们就带我到村外很远的地方，富人的地里去“拾麦子”。我们村子附近的麦子已经被拾完了。所谓“拾麦子”就是别人家的长工割过麦子，总还会剩下那么一点点麦穗掉在地上，这些都是不值得一捡的，我们这些穷人就来“拾”。因为剩下的决不会多，我们拾上半天，也不过拾半篮子。然而对我们来说，这已经是如获至宝了。一定是大婶和大姑对我特别照顾。一个四五岁、五六岁的孩子，拾上一个夏天，也能拾上十斤八斤麦粒。

这些都是母亲亲手搓出来的。为了对我加以奖励，麦季过后，母亲便把麦子磨成面，蒸成馍馍；或贴成白面饼子，让我解馋。我于是就大快朵颐了。

我父亲一辈子没有挣钱，只会花钱，我们那里的农村叫“败家子”。父亲就是这样一个败家子。败家子也有败家子的好处，这样，我父亲把家产挥霍的结果，是把我们家造成了贫农。

造成贫农，对我来说，大有好处。“文革”时聂元梓整我，我家如果没有贫农的成分，我会被打死的。

不仅造成了贫农，保护了我，命运还把我造成了男孩子，如果上帝把我造成女孩子，我就不会到济南城里去。

为什么呢？

上面说了，我父辈大排行 11 个。大大爷、二大爷是举人的儿子。三、四、五、六，下关东，没有回来。父亲老七、叔父老九，还有十一，省略了十，就是一叔。

八叔回去过，在济南见过八叔。为什么他回去呢？因为传说他在东北发了财。其实他也没有发财。老八也下关东，在那里，冬天帮人家看林场。入冬，大雪封山以前，把粮食、油料、盐等生活必需品弄一点进去。冬天就在林子里住，一冬就不出来了。八叔到济南的时候，我问他，你冬天是怎么生活的，他这么说的。一冬就这么生活的。另外呢，挖一个陷阱，狗熊不知道，居然一只大狗熊掉进陷阱，他们就拿石头砸，把这个狗熊砸死，就吃狗熊的肉，就这样吃肉。

八叔挖了几十年的人参，后来有一次，挖了一棵几百年的大人参，大概很少很少，病人就用人参须须涮水，谁生了病，病人就喝那个水。在人参还活着的时候，把人参的须须，往水里蘸一下，据说，喝蘸过人参须须的水能够治病。大家轮流着蘸这棵参。这就是药。八叔以为可以发财了，但是有一家，不小心用开水把参给烫死了。烫死了，就没有用处啦。没有法涮了。八叔发财不成。八叔什么时候去的东北，我不知道。

八叔挖参的消息传到老家的村子里时，村里人把八叔当作财神，派人到东北请财神，把他请回去，帮助村子里的人发财。八叔没有本事帮助乡亲发财，过一段时间，在村子里待不下去，也过不惯关内的生活，就又回了东北，终老在那里。

因为父辈没有男性后代，而我是唯一的。我就沾了这唯一男孩的光。当时二大爷因为没有男孩，一度也想把我过继过去。但九叔在济南，条件好一些，于是我到了济南。我过继给叔父，但是没有改口，一直叫叔叔，没有叫爸爸。

我一辈子沾偶然性的光，这次也是。

我到城里，也不愉快。叔父有自己的女儿，名字叫秋妹，我有寄人篱下的感觉。叔父养活了我，没有叔父，我可能会一辈子当农民，可能早死在农村了。所以，没有叔父，我进不了城。因为有寄人篱下的感觉，所以我对叔父只有感激，没有感情，这是实情。

我在北园高中念书的时候。有一个在高中教德文的教员来自青岛。教德文发音不清楚，老是把 gut（好的意思）的发音发成“古吃”^[7]。他喜欢独创一种十七字诗，这是一种不同于中国诗体的一种诗，我记得他有一首十七字诗：

发配到云阳，
见舅如见娘；
两人齐下泪：
三行。

因为两人中有一人是瞎子。

我因为受他启发，也写过一首十七字诗，表示寄人篱下的那种不愉快心情：

叔婶不我爱，
于我何有哉，
但知尽孝道，
应该！

我借此不过是略抒心中的不平，结果是，惹得叔父的亲生女儿秋妹，一肚子的不高兴。

我并不迷信，什么教也不信。缘分无法解释，但我相信缘分。实际上，缘分在哲学上可以叫作偶然性。缘分是一种解释不清的人事关系。俗话说，有缘千里来相会，无缘对面不相识。

第二次口述

2008年10月14日上午7:00~8:30

季羨林：说个插曲：上海过去有一本书，叫《文坛登龙术》^[8]，专门教人一套出名的办法，其中一个办法，就是专门找名人打笔仗，通过和名人打仗，提高自己的地位。

上次讲到，九叔得了3000大洋，是完全意外的，属于偶然性。叔父也认为是偶然性，为此还做过诗，其中有两句我还记得：

阴阳往复竟无穷，
穷途得救造化功。

是说我们家，从穷人靠偶然性变成有钱人，我们家一下子翻了身。

我降生不久，稍大一点，才听说九叔得的3000大洋。父亲要显摆财富，而当时也没有报纸宣传，没有别的方法显摆，盖房子是最好的显摆。新盖的房子大门朝南，是个三合院，西、北、东各五间。我出生以后，没有见过北房和东房，好多年就剩下一个西房。我出生以前，很早大概就剩下西房了。后来，我离开故乡到济南，几十年还是西房。我在清华读书时仍然是西房。

我的父亲，虽然有了土地，但一生没有做过一天农活儿。挥霍完钱财以后，这是后话了，我到济南以后，父亲因为没有钱，到济南向九叔要钱。我小，七八岁，不懂什么世故，只记得当时马巧卿婶母住在西房，北房条件不好，临时就让父亲住。婶母在西房，大声自言自语讲话，好多农村妇女经常采用的一种骂人方法，都是这样的，实际上是让北房的父亲听，无非是指桑骂槐式的，骂借钱的人之类的，骂人话。从那以后，父亲觉得没有脸面，受到弟妹如此的奚落，父亲只得悻悻然回到故乡，再也没有进济南，他是要面子的人，不好意思进城了。

父亲回去以后，怎么生活的，我现在也不知道。我知道的是，父亲在我们

家乡那里，属于知识分子了，看书，能写信。家里没有地，又不干农活儿。是否给别人写信赚点零花钱，到现在我也不知道，他在乡下如何过日子。

昨天讲过，农村赶集，而官庄没有集。大的庄有集。离官庄近的村子，大概隔5天或者10天一个集。赶集的时候，各地商人和周围的农民都去做买卖，在集上，搭上戏棚子，晴天的时候在戏棚里唱戏，下雨天还可以在里边避雨。

我家的西房有几间房子，留有一间，做押宝的赌博用。当时乡下没有麻将，怎么赌呢？农村又没有什么正规的赌具，但是这难不倒他们，他们只要押四个字就开赌：押一、二、三、四，四个字。谁押准了，谁就算赢。坐庄的占3/4，别人占1/4。这样自然大家都愿意坐庄，因为谁坐庄，谁占便宜。

于是大家都要夺庄，我们村没有集，要到集上去夺庄。赶集的时候，大家都去争庄，但争庄很不容易。夺庄有种种方式，村里有一个人采取的是这个方式，这个人叫胡二疙瘩，也不知道名字怎么来的。他到邻近的一个庄子去夺庄，他怎么夺？

他到夺庄的地方，进去以后，拿出身上别的一把刀子，先把刀子插到桌子上，然后从桌子上拔出刀子，从自己的屁股上割下一斤肉，放在桌子上，说：我就押上一斤肉，用这一斤肉夺庄，你们有押的吗？一时间在场的人几乎吓傻了，当然谁也不敢争庄了，因为谁输掉了，谁要从自己身上割下一斤肉，谁也不舍得割自己身上的肉。于是，他夺庄成功，成为远近闻名的大侠。

一个侠，一个士，可杀而不可辱。这两个玩意儿，我想了半天，西方没有。士最明显的例子，是祢衡骂曹，不怕杀脑袋。

胡二疙瘩用自己身上的一斤肉，把庄主就给夺过来了。

我父亲与这个胡二疙瘩有交情。父亲死后，我从济南回家奔丧，安葬父亲。举人的大儿子，我的大大爷，他要闹丧。为什么自己家族里有人闹丧呢？

此话要绕弯子了。

九叔比较聪明，有机会入了武备学堂^[9]。这个武备学堂，据说是按照先前李鸿章和德国俾斯麦签过的协定办学，在中国的重心建立德国式的陆军学校，济南不是重心，那时候北京也不是重心，广东、南京是重心。但济南也建了陆军学校，当时称武备学堂，学堂不收学费，管吃管住，正是父亲和叔父所要求的。兄弟俩商量，叔父留在济南，进武备学堂，父亲回乡。九叔入了武备学堂，除了管吃管住，还发点零花钱。九叔自然很高兴。

武备学堂要按照德国编制和方式训练士兵，当时，据说按照俾斯麦的要求，德国派军官到中国训练武备学堂的学生。九叔讲过一个笑话，德国军官指挥操练，用德文喊一二三四(Eins, zwei, drei, vier)，学生们听不清楚，就喊成了“鹌鹑，刺猬，逮不住，飞啦”。

奇怪的是，九叔在武备学堂学的专业中有一个是水利，没有想到，这个专业以后大有用武之地，可以为自己得到肥缺。

武备学堂的堂长姓马。大概因为九叔聪明伶俐，很得武备学堂堂长的喜欢和赏识。于是堂长就把自己的大小姐，嫁给叔父做媳妇，这就是婶母马巧卿。堂长是济南有势力的人物。九叔一旦娶了堂长的大小姐马巧卿，就什么也不怕了，要吃有吃，要住有住，以武备学堂堂长女婿的资格，在济南立住了脚跟。父亲回家经营，在家乡本来无父无母的人，一下子富而归故乡，当然很是风光。

到我进城的时候，九叔已经在济南黄河河务局工作。当时全国有个黄河水利委员会，在济南有个局，就是河务局，管山东段的黄河。河务局里有个工程科，九叔就靠在武备学堂学的水利，被安排在这个工程科里。工程科里有四条汉子，潘、陈、季、张，潘是潘镒芬，上海人，后来回上海了。^[10]陈是陈显廷，浙江绍兴人，留寓济南。张是张韶庭^[11]，山东平阴人，他是四条汉子中资格最浅的，爱开玩笑，外号叫张脑勺。有三位是我的老伯，还有一位就是九叔。我们家长期和张韶庭家有来往，属于世交。我和他的儿子张兢，多年来一直以兄弟相待，保持了一辈子的友谊。

九叔这样的身份，在故乡的农村当然显赫得很，声名远扬。

回到上面说的闹丧。闹丧是怎么回事呢？闹丧在农村是很不体面的事情。因为父亲和九叔穷困潦倒的时候，大大爷一家没有帮过我们，九叔发达以后，也没有帮大大爷一家。在农村，这是合理的事情。但是大大爷却嫉恨在心。1925年那年，我在济南上初中，父亲病故。我从济南回家奔丧，要出殡时，大大爷扬言：“不许出殡！”一时间家里气氛非常紧张。这可是大事情。谁能够出来帮忙，挽救这种不体面的局面？

这时候，胡二疙瘩站出来说话了。他站在当街上大声高喊：“谁敢闹丧，我宰了他。”村子小，全村都听得见。这句话自然把大大爷给镇住了，不敢闹丧了。

胡二疙瘩在我们那里，就属于侠客一类人物，远近闻名，家乡人认为侠客只干好事，不干坏事的。我父亲接近侠，与胡二疙瘩很好。胡二疙瘩不是农民，他

怎么生活，我不知道。他很重义气，我在乡下的时候，几乎天天见过他，一副侠客的样子。

我6岁那年的冬天，到了济南。是1917年春节以前到的。九叔那时候已经在河务局工作了。我到济南后，很是想家，尤其想母亲。

我一生是靠运气，第一个运气，就是我是一个男孩。

九叔只有一个女孩，假如他有男孩，他就不会要我了。

我清平的家里，父母又生过两个女孩，一个大妹妹叫香，从来没有大名。后来人们叫她香妹，因为营养不良，长得非常瘦小。我2001年回故乡，还见过她，听说现在已经去世了。

我6岁以前，在家乡没有吃过肉。我姥娘家在王里长屯，她家隔壁，是个宰牛，卖牛肉的。我姥娘家也很穷，牛肉自然吃不起。卖牛肉的，在冬天把一些牛肉汤做成冻，不过不是肉冻，里面没有肉，而是汤冻。有一次，我四五岁的时候，姥娘从王里长屯提了一罐子汤冻。我吃了这种汤冻，就是吃肉了。

我六岁以前，在家乡没有洗过澡，所谓的洗澡，就是夏天在水塘子里，和小伙伴杨狗、哑巴小（他姓马）先在地上玩，滚一身泥，像泥猴一样，然后到水塘里泡一下，就算洗澡了。小时候我性格外向，一点也不内向，打架，斗殴，都干。

不记得我外祖父是否有男孩，似乎应该有个舅舅。不过我没有见过。

进城后，正好赶上过春节。九叔家里顿顿有酱肉。在农村乡下是从来没有吃过的。白面当然也吃不上，只有举人家大奶奶能够吃上。我们家就永远是高粱面的饼子。有一年夏天，我大概四五岁，对门住着宁朝秀大叔，他媳妇我叫宁大婶，妹妹我叫宁大姑，宁大婶和宁大姑带我到离村很远的麦地里拾麦穗，大概捡了一个夏天，母亲把麦穗弄成面，大约有十几斤。那时候，我们那里还不会发面，母亲把白面做成死面的饼子，往锅上贴。我是第一次吃这种糊在锅上的饼子，很感兴趣。吃了一个，母亲不再给了。我就偷偷拿了一个，不巧被母亲发现了，就追着我，要打我，要把饼子夺回去，我就跑出去，一下子跳到房后的池塘里，手里拿着饼子，胜利似的在水里吃，母亲没有办法，站在岸边看着我吃。

我如果是女孩，肯定不让我到济南。现在只能还在乡下。因为叔父的关系，我到了济南。到济南以后，我和叔父因为以前没有在一起，又不是亲生的，也就没有什么感情。我对叔父母没有感情，他们对我也没有感情。

上面说过，我是过年的时候，到了济南。初期，住在棋盘街叔父租的房子里，

我见过他支付房租的单子，上面记着哪个月交多少。后来买下佛山街的房子，西屋6间，北屋3间。我和叔父的佣人王妈住在一个屋子里，睡在一张床上。

刚到济南，我非常想家，晚上更是厉害，经常哭，王妈便安慰我，我一生对她有感情。

王妈是山东肥城人，丈夫是个秀才，不幸早逝，生活没有着落，不知道通过什么关系，到叔父家当了佣人。她有个儿子，长期在东北，多少年没有消息，有一年忽然从东北回关内来了，却失聪变成了聋子，还是个病秧子，在济南什么也不能干，只能去做挑水工，每天挑济南的泉水沿街叫卖。一桶水卖一分钱，这种行当，很难挣饭吃的。没有办法，母子两个只得回老家肥城，从此我再也没有见过王妈。我对王妈非常怀念，我有一篇《夜来香开花的时候》就是写王妈的。

王妈最早是一个人在我们家当佣人。我的第二件憾事，就是对王妈没有尽孝心。

这里有一个插曲：

谈谈张济春将军。哪一年我忘记了，我住在朗润园13公寓，有一天张济春到朗润园了，很长时间，他在我窗外溜达。也没有人理他。他穿的是军便服，军衔看不出来，家里人都不懂，被“挡驾”了。我从窗口看到，军便服的领口有个大星，是将军的标志，便出去问，找我干吗。原来他是国防大学研究生院的院长和党委书记，想请我到国防大学研究生院去做讲演，我答应去讲演，题目是《爱国主义》。在讲堂里，有200位学员，全是大校，我先问他们：“爱国主义是好东西还是坏东西？”学员们几乎异口同声，说是好东西。我问：“希特勒侵犯别的国家，也是打着爱国主义的旗号，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，同样打着爱国主义的旗号，他们的爱国主义也是好东西吗？”所以我说对爱国主义也要分析，不能一概而论，笼统说说不准确。

我一生的憾事之一，是对一叔没有尽孝心。他从小父母双亡，上边有七哥、九哥，也无法生活。自己出生之后被送了人。我们一生有来往。我喊他一叔，他终生为农民，一个字也不认识。

第二件憾事就是对王妈没有尽孝心。

第三次口述

2008年10月14日下午6:00~7:30

季羨林：就我知道的，我父亲在农村就算是知识分子了，因为他毕竟是举人的侄子，所以有文化的，能写信。到后来，我记得，我大概也给父亲写过信。主要写信的是二大爷。那老二，老二当时没有孩子。举人的老大、老二是亲兄弟。分家时候当然平均分。老大一辈子我们没有什么来往过。他那个人是，不知道怎么说呢？大大爷和二大爷分家的时候，举人的房子，他就住。大大爷有个儿子叫季宝庆，宝贝的宝，庆祝的庆，我并没有见过他。

蔡德贵：是夭折吗？

季羨林：不是夭折。季宝庆娶过老婆，也生过孩子。反正好比我大好多岁。生过男孩子。我出生的时候，季宝庆已经不在。季宝庆娶老婆了，生了孩子，是个男孩，都叫他刘二，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到现在我也不知道，姓刘的刘。年龄啊，大概比我大2岁。小时候我们两个常打架。

蔡德贵：是不是六二？会不会因为祖父举人当时已经六十二岁，孙子便叫六二，觉得不好听，便改为刘二？

季羨林：不知道。

蔡德贵：胶东有个习惯，如果祖父61岁时生了孙子，孙子往往被取名为六一，如果62岁生孙子，往往取名六二。是大大爷的孙子？

季羨林：嗯。大大爷不善于经营，大概是参加过农业劳动，但是经营不行。分家的时候是平均分的，二大爷善于经营，结果起码是富农，也可以说是地主，他雇着长工，有一个长工，他自己不参加农业劳动。雇着长工，长工就管着种地，养着两条肥牛。这在官庄前街，是第二富翁，第一富翁就是张家楼，就是院墙上有铁丝网，你进不去。到后来我在北京念书，哪一年忘记了，可能是父亲死的时候，我回家啦。

蔡德贵：是母亲死的时候。